

《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22 期，頁 007-048，抽印本

近現代臺南鄉土研究的成立與變遷 (1930-1960 年代)*

陳怡宏

近現代臺南鄉土研究的成立與變遷 (1930-1960 年代)*

陳怡宏**

摘要

臺南做為臺灣最早的都市，積累了許多古蹟、文物及文字史料，這些資料有著不同視角與語言，如漢人（臺語文與文言文等）、西洋人、日本人等，留下不同的資料。除了荷蘭人的觀察與統治資料外，清代的方志傳統也留下不少采風題材。然而近代式的臺南鄉土研究，則遲至 1930 年代左右才開始由在臺南的日人，特別是中學老師們所開啓。另一方面，臺南在地人也開始與這些中學老師有所接觸，進而從傳統的方志采風傳統轉變為以近代鄉土學方法進行研究，這些人在 1940 年代初期的《民俗臺灣》產生交集。戰後則由於官方修方志的需要，於 1950 年代初期成立了文獻委員會，這批臺南人紛紛加入，這些人的研究扮演了承先（日人帶來的近代臺南鄉土研究）啓後（臺灣史學術研究）的角色，其中多數成員後來又成立了臺南市文史協會，為戰後臺南第一個

* 本文係筆者策劃臺史博「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所進行之周邊研究，於策展之際，承蒙日本民族學博物館及該館野林厚志教授協助。此外，臺南市文史協會連風彥理事長及葉瓊霞老師等人，協助一同拜訪文史前輩或其後人，如楊森富、石允忠、黃隆正、莊明正、林錫田、蔡國偉、邱繼賢等人，並承蒙其慷慨借閱資料提供展出。本文寫作獲得前述諸位許多協助，並感謝 2 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審查意見，特致感謝之意。當然本文文責仍由本人承擔。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來稿日期：2021 年 7 月 14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10 月 17 日。

文史協會社團。本文除了追究其學術系譜外，也試圖分析許多前輩的交遊網絡，以釐清近現代臺南鄉土研究社群如何形成。

關鍵詞：臺南研究、臺南市文史協會、鄉土研究

一、前言

臺南做爲臺灣最早的都市，積累了許多古蹟、文物及文字史料，這些資料有著不同視角與語言，如漢人（臺語文與文言文等）、西洋人、日本人等，留下不同的資料。除了荷蘭人的觀察與統治資料外，清代的方志傳統也留下不少采風題材。

以漢文爲例，最早來過臺南並描寫臺南一帶平埔族情況者，當屬1603年隨沈有容發兵來臺驅逐倭寇，根據1月21日至2月10日間見聞所寫下的〈東番記〉。¹荷蘭時代有干治士與臺南平埔族相處1年後，於1628年寫成的《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荷蘭語：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或譯《臺灣略記》²此外，並有許多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關於臺南統治及貿易的文獻等。

鄭氏時期則有諸如楊英的《從征實錄》，³是鄭成功攻打臺灣時的紀錄。清帝國將臺灣納入版圖後，開始有方志的編纂，最早有1685年蔣毓英的《臺灣府志》，⁴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編纂《蓉洲詩文稿》，有臺灣相關詩作155首及文章30篇，並有《東寧政事集》。⁵1697年則有郁永河遊臺的見聞，於1698年撰寫成《裨海紀遊》。⁶縣級方志則有諸羅知縣周鍾瑄於1717年主修的《諸羅縣志》，1720年王禮主修的《臺灣縣志》，此後府縣志均有多次重修。18世紀中則有巡臺御史六十七命畫工繪製的《番社采風圖》。

1 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主編，《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24-2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簡稱臺灣銀行。

2 中譯版本可參見包樂史、NATALIE EVERTS、EVELIEN FRECH編，林偉盛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

3 楊英，《從征實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4 蔣毓英等，《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5 季麒光著、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6 郁永河，《裨海紀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清代的方志傳統編纂，除有當地首長主修外，也會找文人協助實際撰寫，並至各地采風，而這些采風者多為在地的文人。清代最有規模的方志編寫當屬1892年臺灣設省後，臺灣巡撫邵友濂在臺北開設「臺灣通志總局」，令州、廳、縣設置采訪分局進行采訪，做為各廳縣修志之本，通常由貢生、訓導或者老擔任探訪，采風記俗，記錄碑文及廟誌等資料，推測臺南地區應有采訪冊現已不存。日本時代1897-1899年間，臺南縣知事磯貝委託瀨戶晉為編輯主任，並委託曾任臺灣通志采訪的臺南士紳蔡國琳等人擔任編輯委員，應可視為清代方志編纂的遺緒。⁷這類漢人文人書寫地方的傳統，來自於方志編寫，而日本時代仍有傳承，如《三六九小報》（1930-1935）主要是府城地區舊文人支持的報紙，其中有如連橫等人撰寫關於臺灣，特別是臺南的一些史蹟文物及傳說等的文章。⁸

另一方面，進入日本時代後，1896年總督府民政局參事官室內有「臨時調查掛」，1898年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內有監督課，從事臺灣各地慣習調查。1900年則先有半官方組織「臺灣慣習研究會」，並有《臺灣慣習記事》刊物，1901年總督府設置「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至1919年才裁撤。⁹上述這些組織，主要是官方或官員為了統治及法律等問題而進行的臺灣調查，並非直接針對臺南的鄉土研究。

1920年代，官方開始營造臺南古都的形象，如臺南州市於1930年籌辦「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即立基於臺南是臺灣文化古都的概念，並有史料展覽會，¹⁰相關成果匯集為《臺灣史料集成》，¹¹臺南市役所並為這次的史料徵

7 《臺南縣誌》（大阪：臺南縣廳，1897-1899）。

8 復刻版本參見《三六九小報》（臺北：成文，1975）。

9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文化出版，2005），頁14-15。

10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今日開會〉，《臺南新報》，1930/10/26，7版。

11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1）。

集成果成立了臺南市臺灣史料館。¹² 1935年臺灣博覽會，臺南市設立「臺灣歷史館」，也蒐集不少史料與文物，最重要的是設置碑林。因成果豐碩，原有的臺灣史料館無法收容，故又於1937年成立臺南市歷史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幾次展覽會或史料館與歷史館籌備過程中，有一位臺南出身的石暘睢先生，協助蒐集並提供許多文物史料，受到官員村上玉吉賞識，除擔任展覽會委員外，也進入史料館與歷史館擔任職員。¹³

1930年代，除了上述官方推動的臺南研究相關展覽會或館所外，任職於臺南的中學校或高女的老師們，也開啓一波臺南的鄉土文史研究。關於鄉土研究，許佩賢曾以1930年代前半的鄉土教育研究為題進行研究，認為此鄉土教育運動與日本透過教育改造振興鄉土，從愛鄉心提升至愛國心的概念相同，只是在臺灣由地方州廳負責。她認為鄉土教育是雙面刃，一方面臺灣鄉土教育指導者認為可以透過鄉土教育養成愛鄉心，成為愛國心的基礎，但另一方面臺灣人教師則是透過美術、工藝等鄉土化、生活化，將之與現實鄉土振興連結，因此有鄉土調查及鄉土讀本的編纂。此外，她認為透過日常生活調查，被剝奪歷史性的鄉土，能夠擁有某種歷史的深度。只是這種有歷史性的鄉土是為了殖民地統治者存在，因此這種鄉土教育運動，「鄉土」擁有重層性與多元性。許佩賢認為此運動的後繼除了1941年「鄉土的觀察」教科外，《民俗臺灣》及戰後的《臺灣風物》都可以說是此運動的成果。¹⁴

許佩賢是以1930年代前期為例，並且主要是聚焦於小、公學校的老師。以臺南為例，進行臺南鄉土研究的人當中，有一部分是帝國大學畢業，聚集於

12 〈臺南史料館開館 附寄不少內容漸充〉，《臺灣日日新報》，1931/6/19，5版。

13 關於石暘睢的生平及其學術交遊網絡詳後述，謝任淵曾針對石暘睢的文史調查事業做過專文研究，參見謝任淵，〈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師大臺灣史學報》9期（2016，臺北），頁139-170。

14 許佩賢，〈「愛鄉心」と「愛國心」の交錯——1930年代前半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教育運動をめぐって〉，《日本台湾学会報》10期（2008.5，東京），頁13-14。

臺南這個「古都」的中學老師們所進行的研究，如同日本民族學博物館教授野林厚志所稱，這些研究者在記錄臺灣方面未必是優秀的，但是他們接受了訓練，即能觀察、分析並詮釋對象的學術研究理論與方法，並透過學術論文撰寫來呈現其研究成果。¹⁵筆者在此將這些日人中學老師的透過專業訓練記錄並觀察臺南，且寫下文章等方式發表的方式，視為近代臺南鄉土研究。¹⁶

另一方面，在地臺南人一是根源於家學或漢文化的原來方志傳統，而對於臺南文獻文物掌故有興趣，二是透過任職於日人的史料館、歷史館，或與日人中學老師的交往互相學習，也同時進行了近代的臺南鄉土研究。

本文試圖探詢近現代臺南鄉土研究的多元面向，及原來在地的臺南人與因緣際會來到臺南的日籍中學老師，如何在1930年代推展近代的臺南鄉土研究？兩者之間的學術交遊網絡為何？日籍老師離開臺南後，戰後臺南研究透過編纂臺南方志為任務的臺南縣市文獻委員會及民間社團臺南市文史協會，聚集一大批對臺南鄉土研究有興趣的臺南人及交遊網絡，並探討這些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其意義及變遷為何，斷限則在1960年代前後。以下從日籍中學老師的臺南研究事業開始說明。

二、在臺日人的臺南研究

日本時代有許多日本人因工作定居臺南，開始記錄、觀察臺南。其中1930年代任職於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簡稱南一中，今國立臺南第二高

15 野林厚志，〈探尋照片檔案的可能性——內田勳藏品所刻畫的臺灣風景〉，收入江明珊總編輯，陳怡宏等撰寫主編，《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專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8），頁24。

16 吳密察也認為這些日人的研究是「近代意義的鄉土史」。參見吳密察，〈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專訪國史館館長吳密察〉，《觀·臺灣》40期（2019.1，臺南），頁14-17。只是筆者對於吳密察所認為戰後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又走向方志學的老路，有稍微不同的觀察，參見後文。

級中學)、臺南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的日籍教師們,例如前嶋信次(歷史)、¹⁷內田勳(地理)、國分直一(考古)等,形成了近代臺南研究的重要社群。1930年代,依據鳳氣至純平在《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中,認為這是「歷史的庶民化、庶民的歷史化」,並稱此年代有一股關於臺灣史的熱潮。鳳氣至認為到了1930年,在臺10年以上以及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超過在臺日人的70%,對這些人來說,臺灣史並非全然他者的歷史,因此往後的官方與民間臺灣史論述,出現個人史、庶民史的參與,1935年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前後,開始有大量的回顧潮。¹⁸雖然鳳氣至所提的事例與筆者本文所稱在臺日人的臺南研究仍有所不同,不過臺灣史(及臺灣各地地方研究)做為「鄉土史」的一環,仍是鳳氣至所稱的1930年代特徵。以下先簡單介紹其在臺南的情形。

(一) 前嶋信次的臺南研究

提起1930年代的日籍臺南研究者,許多人首先想到前嶋信次(1903-1983)。前嶋為日本山梨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師事藤田豐八,1928年臺北帝大成立後,曾隨藤田來臺於文政學部擔任助手4年,藤田回日本後過世,前嶋回日本前至臺南一中任教,擔任歷史老師。1940年離臺後回日本轉任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1950年任教慶應大學,專攻東洋史及阿拉伯史。前嶋在日本是以阿拉伯史研究者身分聞名,戰後的臺灣研究者也不太熟悉他,¹⁹知道其曾經研究過臺灣史的日本學者可能也不多。

根據前嶋學生黃天橫(戰後為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及臺南市文史協會成員)的回憶,前嶋教學不照本宣科,都是侃侃而談,研究東西文化交流史,也

17 前嶋戰前使用「前島」,戰後使用「前嶋」,在此統一仍用前嶋稱之。

18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0),頁169。

19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囡囡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頁123-124。

對中國史及臺灣史感興趣，上課多講述相關歷史。他也會從學生的暑假作業中挖掘題目，如有一位學生的史蹟田野調查報告，提及臺南市郊洲仔尾有一個傳說，說當地有古墓，旁有石馬、石燈，農夫因為稻子遭偷吃，認為是石馬導致，因此砍斷石馬前腳。前嶋遂帶學生去田調，挖出一匹沒有前腿的石馬。²⁰根據黃天橫所述，當時石暘睢拍照記錄留有照片，此為鄭其仁的墓。²¹開挖鄭其仁墓的日期，黃天橫根據照片寫為1933年11月12日，正是前嶋來臺南的第二年，前嶋與石暘睢此時已相識，並同往挖掘，而莊松林曾經撰文描寫前嶋與石的相識過程。根據莊文，前嶋至臺南後，在安平の史料館看到石暘睢所藏的《六亭文集》，因此兩人成為好友，逢假日相邀訪勝或採集史料，採訪鄭其仁墓、林朝英墓及遊四草砲壘等。²²

莊松林提及另一個前嶋與石暘睢一起進行臺南文史調查的例子，為探訪林朝英墓一事。前嶋曾撰寫〈枯葉二三を拾ひて〉說明此次調查經過。1934年5月20日，林朝英六世孫邀請前嶋前往看林朝英墓，那日有林朝英子孫5、6人，跟他一起是遊覽本位（見物本位）的人有4人，合計約10人。根據口傳，其墓誌銘藏於墓中，故前嶋對於埋葬百餘年的墓誌銘出土很有興趣，想瞭解臺灣「土豪」墓誌銘風格與如何被埋葬的過程。

前嶋詳細說明林朝英的墓位於新化街下車後一里處，及其開挖過程。他特別提到有一個同行的U氏是京大地理科出身，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U氏得到林家同意後，鑽入剛開啓的槨入口，坐在朝英的棺上，同行者有林家的一位少年。依據U氏所言，棺木已經腐朽，頭、腳的部分壓下去即開，他往頭的部分

20 此文原先參考黃天橫口述，當時《臺南新報》有更詳細記載，稱是學生小林悅郎於作業提及此事，因而引起前嶋信次、鹽塚勝之老師及臺南市史料館の野平八平與石暘睢來挖掘，該石馬經地主唐金祿同意後寄贈臺南市史料館。參見〈夜夜荒損田畑之墓前大石馬與被部落民盜去之銀首級〉，《臺南新報》，1933/11/15，8版。

21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囹圄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126-128。

22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42-43。

去摸，受到林家少年制止。摸過林朝英頭骨的人大概就是U氏，後來子孫催促U氏出來，封閉槨的入口，當日並未挖掘出墓誌銘。前嶋說他們後來沒有再去古墓，而是後來子孫們試行挖掘，在墓石後發現四枚磚，刻有墓誌銘。²³

這位U氏就是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地理學專攻畢業的內田勳（UCHIDA ISAO，被前嶋簡稱U氏），他於1934-1940年間在臺南一中擔任地理老師。前嶋所提當日前往遊覽本位的外人有4人，除了前嶋信次、內田勳，根據內田勳的照片可知第三人為鹽塚勝之，最後一人是誰呢？前嶋雖未明言，但如從莊松林的追憶看來，推測是石暘睢。

臺史博於「南方共筆」特展曾展出內田勳關於挖掘墳墓過程的照片，但不知為何原來內田的照片說明卻誤植為「林清忠墓」，當初臺史博係依照內田說明，未加以更正。後經臺史博研究助理蘇峯楠告知，應為林朝英墓，筆者比對內田照片，上面書寫為昭和9年（1934）5月。²⁴此外，其另一張照片林清忠頌德的石門，實際上是林朝英「重道崇文」石坊，顯然內田一直將林朝英誤植為林清忠，還以為林是清代官吏。石暘睢與前嶋等人相識應無疑問，但石暘睢是否認識或見過內田，筆者迄今仍無確證，從幾篇文章的描述來看，內田可能在這次林朝英墓挖掘過程中與石暘睢有過一面之緣，至於是否深交則未知。

前嶋除與石暘睢相識外，後來也與莊松林相識。石暘睢與莊松林早於1929年即相識於興文齋，但莊松林與前嶋的相識往來，卻遲至1937年。前嶋於莊松林過世後曾撰文追悼，表示他們相識於1937年4月21日，前嶋在臺南市本町通散步時，走入一家興文齋書店，隨意翻閱書籍時，有一個人向前嶋遞出名片，即莊松林，名片還寫「臺南市本町四丁目興文齋轉」，他說這個人攀

23 前嶋信次，〈枯葉二三を拾ひて〉，《愛書》10期（1938.4，臺北），頁151-154。

24 江明珊總編輯，陳怡宏等撰寫，《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專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8），頁103。此處可見「林清忠墓」的照片，因授權因素故此處未能刊出照片。

談起陶村詩稿、《臺灣民間文學集》等事。

前嶋在追悼文中，也再次提及他於1937年1月造訪臺南下營茅港尾黃清淵住處，得到黃氏撰寫的《茅港尾紀略》一書。前嶋懷想年輕時「在夕照光輝的臺江海濱，在潮聲洶洶的鯤鯨城畔，與他們暢談著文學，討論著歷史，而無憂無慮的漫步著」。²⁵從前嶋的諸多文章可以看到，他的臺南研究立基於從學生中的鄉土田野作業中，與學生或同仁一起去進行臺南田調。另一方面，前嶋也與臺南一些對文史調查有興趣者，如石暘睢、莊松林等人一起踏查臺南，並且針對文獻史料交換意見。

前嶋在臺南期間撰寫相當多臺灣相關研究文章，其學生黃天橫曾整理臺灣關係著作目錄計有41篇，從篇名判斷與臺南相關約有23篇，顯然前嶋的臺灣研究，基本上立基於他的臺南研究之上。²⁶接下來討論前嶋文章及黃天橫提及的內田勳與其臺南研究。

（二）內田勳的臺南研究

相較於前嶋等人在臺灣文史界的高知名度，內田勳則顯得知名度甚低。內田出生於1906年，1947年即在日本過世，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地理學專攻，1934-1940年間在臺南一中擔任地理老師，熱愛登山及飛行，與前嶋信次是同事，他的學生黃天橫戰後擔任臺南市文獻委員。他在1940年返日後，任職於靜岡師範學校，過世後學校的同事保存了他的研究資料，後來捐贈給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現在該館正整理該批資料，於臺史博的「南方共筆：輩出承啓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展期2018/10/2-2019/4/14）首次展出。

25 前嶋信次，〈哀悼朱鋒莊松林先生〉，《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50-51。

26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囹圄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133-136。。



圖1 「南方共筆：輩出承啓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內田展區照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目前民博已公開簡單的目錄，²⁷筆者根據前往民博田調時蒐集的內田資料，整理與臺灣相關的資料目錄如附錄表1及2。參看內田資料完整目錄，可知他相當具有地理學者的風格，資料不僅限於臺灣或臺南，而是到哪裡就研究哪裡，因此資料的地理分布遍及日本、殖民地朝鮮與臺灣以及滿州等地，亦即其研究關心以地理學為中心，盡可能蒐集當時東亞各地的地理資料。

內田的臺灣資料主要分為紙本與文物資料，紙本部分有相簿、旅遊日記、內田撰寫論文目錄及抽印本、拓本、文書史料、滑空士（滑翔機）執照、貼有襯紙的照片數百張（上附照片名稱時間地點及說明等資訊）。文物資料則分為木質神像、布袋戲偶、三寸金蓮鞋、竹筏模型，原住民部分有煙斗、排灣族衣

27 內田勳(うちだ いさお)-1930年代台湾および日本を中心とした東アジア文化アーカイブ 文書資料・映像音響資料，http://nsearch.minpaku.ac.jp/uchida-archives/uchida_ArchiveList/uchida_ArchiveList_bunsho_eizou.htm，2019/5/5。

服、首飾、連杯、達悟族的刀、藤帽、達悟族拼板舟模型，此外還有他自己的相機與配件。

內田資料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大量的照片，特別是貼有襯紙並書寫說明者。他對於自己的照片有一套分類，如附錄表3，可以看出他是從地理學角度進行分類，每張有襯紙的照片右下方都會標上如4-A的記號，即是他自己的編號原則。此外，襯紙顏色分為黃色及藍色，藍色表示是自己拍攝，黃色則是他人拍攝的照片。

經筆者初步統計，內田所藏451張照片有277張是臺灣相關照片，與臺南直接相關的有107張左右，²⁸主要可分為自然地理、聚落地理（聚落分析及建物形式）、人文地理（包含信仰、習俗等）。這些照片的特色在於都附有簡單文字說明，有時甚至繪圖說明，不過說明偶有誤植之處，如前述將林朝英墓誤植為林清忠。筆者推測可能內田手寫「林朝英」時字跡過於潦草，以致後來謄抄時誤植為林清忠，又因這些照片是內田自己整理的資料筆記，未再給其他人看過，因此就錯誤留存下來。

內田與臺灣相關的論文詳如表1，有13篇關於臺南的著作，論文有4篇，分別是〈青鯤鯓〉、〈亭仔腳——特に臺南を中心に〉（亭仔腳——特別以臺南為中心）〈臺南附近の土地の隆起と沈降〉（臺南附近土地的隆起與沉降）及〈曾文溪の流路變動と聚落及び耕地の關係〉（曾文溪的流路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戰後除了〈臺南附近の土地の隆起と沈降〉一文於1954年被翻譯為中文外，幾十年間並無人再提起內田的研究，2018年由臺史博委託專人翻譯出版內田關於曾文溪的論文，才又開啓內田研究的翻譯。²⁹

28 筆者根據內田資料之照片統計而來。目前內田資料正在整理，整理資料負責人野林表示有授權限制，故筆者無法直接引用照片圖像。

29 內田勳著，林淑芬譯，賴品蓉、陳怡菁、陳怡宏導讀，〈曾文溪的河道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歷史臺灣》15期（2018，臺南），頁174-188。表1也出自本文導讀，由陳怡宏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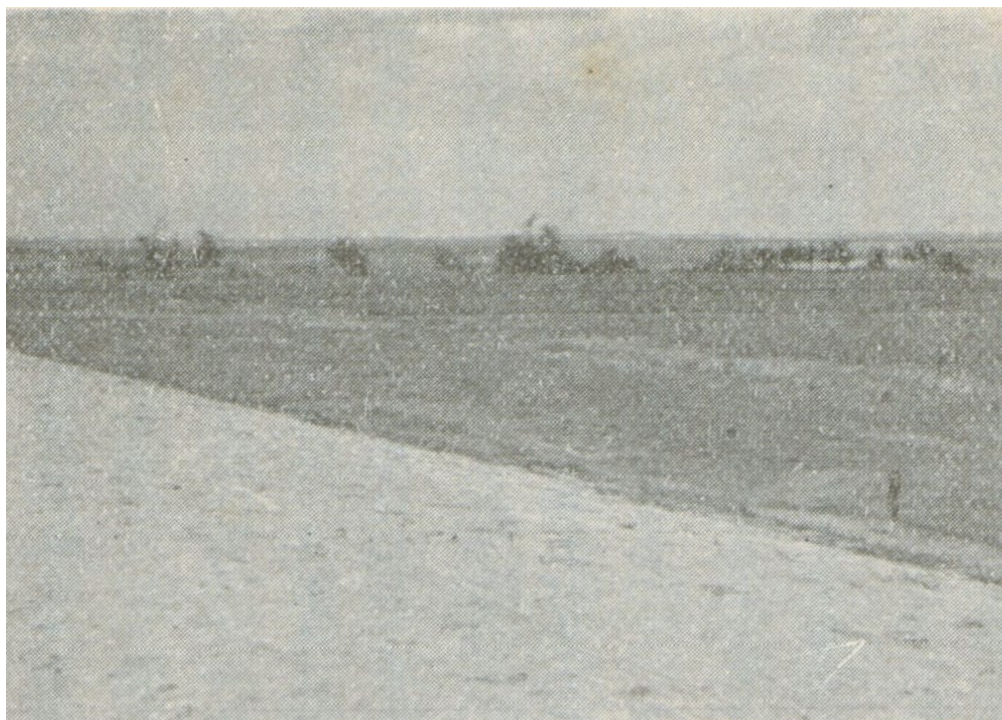


圖2 內田所拍攝殘存於堤防內之舊十分塢村庄的防風林照片，前景為堤防。

資料來源：內田勳著，林淑芬譯，賴品蓉、陳怡菁、陳怡宏導讀，〈曾文溪的河道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歷史臺灣》15期（2018，臺南），頁181。

其中，〈青鯤鯓〉一文係內田訪問今臺南市將軍區青鯤鯓漁村，詳細論述漁村聚落情形，並將拍攝照片選入文中，特別說明該地水源取得不易，故家戶均有儲水槽，然而水質相當污濁。〈曾文溪の流路變動と聚落及び耕地の關係〉則論述曾文溪如同尼羅河，其流域變動與聚落及耕地之關係。以曾文溪為例，他除了透過地圖等資料外，也實際走訪當地進行調查與訪問，試圖瞭解曾文溪流路變動的影響。

誠如前述民博野林教授所稱，這些日人老師由於受過近代學科訓練，因此能夠進行資料整理，也能夠撰寫論文。筆者認為這些日人老師以近代學科方式研究臺南，也促進了臺南鄉土研究的「近代化」，他們除了在日人社群間的交流外，也有與在地臺人如石暘睢、莊松林等人互動。也有如內田勳與前嶋信

次是戰後擔任臺南市文獻委員及臺南市文史協會成員黃天橫的老師，黃天橫在回憶錄特別提及前嶋跟內田，並稱內田是讓他印象深刻的老師，曾帶學生去遠足、露營，思想開放，也曾提及內田與前嶋去挖掘林朝英墓誌銘的事情。³⁰

由內田資料的發現與保存，推測許多戰前就回去日本的日本人，若其資料未毀於戰火，極有可能仍保存在日本某地。如前嶋信次於1983年過世，他有撰寫日記的習慣，此外，應該也有許多臺灣調查的田野資料保存。未來如能有系統依照戰前日人老師的戶籍資料前往日本搜尋，可能挖掘出許多類似內田資料的臺灣研究資料也未可知。

30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囹圄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132。

表 1：內田勳臺灣相關投稿文章一覽表

臺南相關	文章名	報刊名	出版年月	備註
◎	臺南一中關係寫真	《臺南一中校友會會報》 16號	1935年3月	
◎	臺南の微氣候	《地理論叢》8輯	1935年8月	
◎	臺南第一中學校 氣象觀測報告	地理學研究13卷8號	1936年9月	
◎	青鯤鯨	《地球》27卷1號	1937年1月	今臺南市將軍區聚落
◎	亭仔腳——特に臺南を中心に	《地理學》5卷5號	1937年5月	
	臺灣の交通	《地理學》5卷5號	1937年5月	
◎	臺南第一中學校 氣象觀測に就いて	地理學研究14卷7號		
	臺灣於ける輪中類似の地域について	地理論叢第9輯	1937年12月	
◎	飛び雜感	《臺南一中校友會報》 19號	1938年4月	
◎	臺南附近の土地の隆起と沈降	《科學の臺灣》	1938年4月	本文曾由林永梁翻譯刊登於戰後1954年《南瀛文獻》2卷1/2號，此為目前內田僅見的中譯文章
	臺灣を飛ぶ	《地理歷史研究》	1938年5月	推測為其滑空士之經歷
◎	曾文溪の流路變動と聚落及び耕地の關係	《地理學》7卷1號	1939年1月	翻譯刊登於《歷史臺灣》15期
◎	地名の話	《臺灣日報》	1939年	推測與臺南相關
◎	臺南州國防義會 航空團團報	《臺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報》 第1號	1940年5月	
	臺灣の蕃人	《靜岡新報》	1941年3月 15-17日	
◎	外地に於ける内地人の生活について	《地理學》10卷3號	1942年3月	講述在臺生活
◎	南方生活	《朝日新聞》	1943年9月 5日	

資料來源：內田勳，《寄稿目錄》（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藏），新入藏無編號。

（三）國分直一等人的研究與《民俗臺灣》創刊

除了南一中的前嶋與內田外，在臺南日人研究臺南的教師，根據莊松林所述，還有國分直一與新垣宏一。國分就讀臺南一中、臺北高校，後於1930年5月就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於1933年9月起任教於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直到1943年5月調任臺北師範學校。³¹

國分自述是先結識前嶋，而於1934年結識了「南部第一位的鄉土史家」石暘睢，對於臺南的大街小巷與廟宇有興趣，有疑問也常與石暘睢請教，認為是受到石氏指導，才逐漸踏入以臺南為中心的歷史與文化深林。³²

國分研究臺灣的考古、民俗、歷史等，著有研究平埔族及臺南的《壺を祀る村 南方臺灣民俗考》（1944），³³ 1943年4月的序中，說此書是得到金關丈夫、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的推薦。他特別提到在臺南親近的同志鄉土史家有石暘睢、陳保宗、朱鋒氏等，提供協助或教示甚多。金關丈夫等三位日人，是《民俗臺灣》的參與編輯群，而他特別提到的石暘睢跟朱鋒（即莊松林），也是1930年代起即開始嶄露頭角的臺南在地出身的文史研究者。

根據莊松林所述，國分與石暘睢相識後形影相隨，探查遺跡、研究史料或做民俗調查都在一起。在《壺を祀る村》也有聚落調查的部分，國分也調查過前述的青鯤鯓，文中並提及內田勳曾撰文從地理學角度寫過此聚落。³⁴ 此外，如從內田的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論文來看，³⁵ 內田為昭和4年度完成畢業

31 關於國分直一與臺南的關係，近年有劉益昌，《國分直一與臺南：不是灣生的灣生》（臺南：臺南市文化局、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本書深入分析國分直一的生平、在臺灣時期的學術研究及其環東海地域的研究。相關大學留學及至臺南第一高女任教等經過，參見該書頁65、74、110。

32 國分直一，〈石暘睢先生的追憶〉，《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1-2。

33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 南方臺灣民俗考》（東京：東都書籍，1944）。

34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 南方臺灣民俗考》，頁230-231。

35 原件曾於日本民族學博物館的內田資料中。

論文，於1930年1月提出，國分直一於1930年5月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就讀，兩人剛好為不同時間就讀於京都帝大的「學長學弟」。

此外還有新垣宏一，於1936-1941年間在臺南二女擔任教諭，並認識石暘睢，也常跟石氏到處在臺南進行民俗調查。他寫過〈探查女誠扇奇譚的遺跡〉跟〈臺南民家的厭勝物〉（引按：應為莊松林將篇名譯為中文），據莊松林稱都是石暘睢所提供資料。³⁶

到了戰爭時期，日人學者金關丈夫³⁷、池田敏雄及國分直一等人，於1941年創辦了《民俗臺灣》。關於此刊物的性質，歷來研究者原先持肯定論居多，後來也有引起反對者的論爭。³⁸ 本文暫且不論該刊物究竟是為臺灣民俗研究奠基，或是有殖民意義目的，不可否認《民俗臺灣》確實成為臺灣人與在臺日人皆大量供稿的臺灣民俗交流園地。

根據戴文鋒的研究，該刊物實際撰寫與民俗有關作者177人，日人75人占42.4%，臺人102人占57.6%，³⁹顯然是臺日研究者均有一定比例的刊物，甚至臺人還遠超過日人，不過依照當時日人與臺人比例而言，日人作者比例仍算

36 以上莊松林所述部分參見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41-46。

37 金關丈夫早期為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自1925-1934年間任職於京都帝國大學，亦曾教過國分直一，1934年來臺任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1936年擔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戰後留用為臺灣大學教授至1949年返日。參見〈關於金關丈夫教授〉，「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暨跨領域的南方考古學國際研討會」，http://www.lib.ntu.edu.tw/events/2013_kanasekitakeo/about.html，2019/5/5。

38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学」の虚実》（東京：講談社，1996）。川村湊即為質疑派的代表人物。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入吳密察策劃主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出版，2008），頁49-81。吳密察表示川村湊指出該刊物仍有濃厚帝國殖民主義色彩之前，大部分學者將該刊物定調為日本人良心與奠基臺灣民俗學的代表。針對兩派論爭則有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的「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南投），頁25-61。以及蔡昇德，〈旨趣與權力：日治晚期《民俗臺灣》的知識政治學解析〉，收入楊玉君等主編主編，《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臺中：豐饒文化，2016），頁87-100。

39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頁41-42。

偏高。張隆志則認為此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臺灣民俗研究，是「日本殖民統治和近代學術發展雙重脈絡的歷史產物」，從殖民初期有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戰爭動員時期轉變為「由日臺民間知識人合作進行，源自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業務『民俗』研究」（即指《民俗臺灣》）。⁴⁰

《民俗臺灣》也曾於1942年5月出刊的2卷5號主編過臺南特輯。該特輯除了國分直一外，也有朱鋒撰寫〈臺南年中行事記（上）〉、楊雲萍的〈「臺南古蹟志」に就いて〉及石暘睢的〈臺南の石敢當〉，還有陳保宗講臺南的音樂、渡邊秀雄拍攝的〈臺南の風物〉，及立石鐵臣關於臺南赤崁樓的民俗圖繪與淵田五郎的臺南招牌等文章。⁴¹此外，臺南出身的臺南研究者石暘睢在該刊物投稿共計6篇，莊松林（朱鋒為筆名）則寫了16篇。而該刊物也時常有臺南相關的民俗文章發表。⁴²而從國分直一在前述《壺を祀る村》序中所感謝的人，多數也供稿於此次臺南特輯，顯然與國分直一在臺南的研究人脈有關。

日本時代開啓的日人臺南研究因二戰結束而告終止，雖然少數如國分直一曾留用數年，多數研究者大都已經離開。此處已先觸及若干臺南人研究臺南者，下節則將以臺南人的臺南研究為題，從其1930年代開啓的研究直到1960年代。

40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期（2006.11，臺北），頁50。

41 金關丈夫編，《民俗臺灣》2卷5號（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2）。

42 〈石暘睢〉、〈莊松林〉，臺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5/5。

三、臺南人的臺南研究：以石暘睢及莊松林為核心⁴³

(一) 石暘睢的臺南研究

石暘睢生於1898年，府城殷商石鼎美後人，1915年畢業於臺南廳臺南第二公學校（今立人國小）高等科，據稱其母親愛子心切不讓他遊學他鄉，遂在家自修改讀文史藝術，收集許多書畫、金石及新舊文獻，也常到臺南市各地訪勝探古，進行田野工作。

1930年，臺南州、市主辦「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規劃「史料展覽會」，史料展覽係係長村上玉吉聘其為委員，石趁此機會努力找尋相關史蹟史料，自己並提供許多展品，如書冊、器物、文書及錢幣官銀票等。⁴⁴關於「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的意義，鳳氣至純平認為，官方試圖透過此次紀念會，藉由歷史的發展過程，宣傳日本統治成果的文明、進步，不料卻意外「引起臺灣漢人來自於民族意識的感嘆，顯然違背當初的意圖」，並有人主張「從民族接觸的歷史上來看，不可不進行臺灣文化三百年的文化之研究」。由此可知此紀念會對於臺灣人而言，反而產生了不同於統治者想法的影響力。⁴⁵

此後，臺南市設立了為收藏史料展覽會之文物的臺南市臺灣史料館，村上玉吉聘石氏至史料館工作。1935年，總督府舉辦臺灣博覽會，臺南有臺灣歷史館，村上聘石氏為委員，協助採集史料文物，並建設第三會場碑林（當時收集35碑）等。⁴⁶

43 此節因篇幅所限，許多臺南文史前輩僅能匆匆帶過，僅舉幾位代表，特此聲明。南方共筆特展曾介紹除石暘睢、莊松林及黃天橫等人文物外，也有諸如安平研究者林勇、以臺南文史宗教民俗為題材創作的知名畫家蔡草如、以雕刻方式雕塑鄭成功的邱火松等名人，以及楊森富與江家錦的平埔研究、黃典權及顏興的鄭氏研究。另外，舊臺南縣時期吳新榮、陳春木等人的文史研究，也無法觸及。

44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41-42。

45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0），頁117-122。

46 賴建銘，〈石暘睢先生年表〉，《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47-48。

1937年，由於前述博覽會的史料文物無法收容於史料館，故成立臺南市歷史館，石暘睢也任職其中，⁴⁷並協助調查文物及收藏工作，如調查200多座古碑，大南門外的碑林有45碑，赤崁樓則有第二碑林，這些碑林能保存至今，多虧石暘睢的調查及保存。⁴⁸

戰爭期間，石暘睢有感於皇民化運動，更透過任職歷史館之便，蒐集如正廳改善被丟棄的神像，也努力對臺南寺廟的匾額聯進行調查，相關成果投稿於《民俗臺灣》。

根據謝仕淵研究，石暘睢的文史調查事業，基本上與都市改正（如石碑需被遷徙、墓葬研究）、皇民化運動正廳改善有關。⁴⁹

戰後，石氏積極保存將歷史館於戰時疏散存放於赤崁樓的文物，於隔年歷史館於赤崁樓復館時，繼續任職其中，後來並擔任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也積極與文史同好籌組臺南市文史協會。他於1961年退休後不久，便於1964年因病逝世。

綜觀石暘睢的一生都離不開臺南文史調查研究，他並非一人單打獨鬥，而是與不少關心臺南的新舊「臺南人」一起努力，可以稱之為臺南在地文史社群。⁵⁰

在戰前他結識了同好莊松林，並於1936年所組織的臺南市藝術俱樂部下，附設臺灣文獻整理委員會。工作方面受到村上玉吉賞識，於1930年以降，在臺南的展覽會、史料館或歷史館均有任職，並與在臺南的日本老師如前

47 謝仕淵曾分析臺南市歷史館職員名錄，認為許多人應多為掛名，整個日本時代都一直任職歷史館的當屬石暘睢一人。謝仕淵，〈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頁149。

48 林鶴亭，〈石暘睢先生事蹟〉，《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35-36。

49 謝仕淵，〈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頁153-160。

50 此點謝仕淵論文也提及此事。參見謝仕淵，〈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頁151-152。

嶋信次、鹽塚勝之、國分直一等人都有來往。戰後則是有臺南縣市文獻委員會及臺南市文史協會的同好們，如江家錦、莊松林、盧嘉興、賴建銘、連景初、吳新榮、黃天橫、謝碧連等人一起進行田野踏查，或聚在一起談論文史，號稱「赤崁夜談」。⁵¹石暘睢長於多數同好，是個如同「大哥」般的存在，盧嘉興甚至稱其文獻導師，⁵²石暘睢可說是當時「臺南人做臺南研究」的重要人物。

關於石暘睢的相關研究著作，謝仕淵已有詳細介紹，筆者僅依據謝文進行簡單說明。⁵³石暘睢在調查文史資料過程中也逐步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即除了文書外，也重視直接史料——遺跡、遺物等考訂歷史，並舉古錢為例，認為石暘睢從文物收藏者進展到對文物進行解釋的研究者。

另外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從戰前開始，這群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即有群體分工合作的想法並具體實踐。如莊松林所稱，他與石對於文獻研究有三點結論：第一點，舊史料有限，遺漏傳誤很多，需積極採集新史料；第二點，需要集團合作才能有大收穫；第三點，日本正在進行正廳改善、寺廟整理，需迅速進行史料調查與採集，以免遭受毀壞或受到戰爭毀滅。

石暘睢、陳雪村及莊松林三人，自1940年起對石碑、匾聯及寺廟神印等進行全面調查，並於1942年起石、國分與莊開始發掘李茂春墓等。⁵⁴

除石碑外，石暘睢其實也對額聯進行調查。根據黃天橫收藏石暘睢的文獻中，有一份1942年3月24日石暘睢所提出的一份〈臺南市古額聯調查報告〉，用紙為臺南市歷史館，記載了當時臺南市區的主要廟宇額聯，詳細記載

51 連景初，〈暘睢先生的風義〉，《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16-17。

52 盧嘉興，〈文獻導師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27-28。

53 謝仕淵也特別提及了石暘睢等人戰後舉辦的展覽會，由於謝文已詳細論述，在此不贅言。

54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44。

其內容、年代及數量。⁵⁵這部分關於額聯的成果，後來到1953-1956年間才陸續於《臺南文化》以〈安平的石、匾、聯〉、〈北區匾、聯〉、〈大天后宮的匾聯〉、〈孔子廟之匾〉、〈台南市中、東、南區三區匾、聯〉發表。⁵⁶如同謝文所述，石暘睢的文史調查行動是與時代扣連的，是針對皇民化運動有意識進行臺南文史調查整理。筆者接著介紹與石暘睢成爲文史調查益友的莊松林。

（二）從狂飆時代青年到民俗學者的莊松林⁵⁷

莊松林1909年出生於臺南市，1926年畢業於臺南商業補習學校。當時17歲的他因喜讀上海出版的書籍，故常出入臺南興文齋書局，結識書局主人林占鰲，後來亦在此處結識石暘睢（1929年相識）、連橫，及前述時任臺南一中歷史老師、當時也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前嶋信次（1937年相識）。

同年，莊松林也加入黃金火主持的臺南文化劇團，當時演劇被認爲是從事政治及社會運動的宣傳工具，故該劇團也受到日警注意。莊松林的父親擔心他發生事端，故命其至廈門求學，故其進入廈門集美中學，1929年畢業。

當時正值臺灣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之際，滿腔熱血的青年莊松林，沒有自外於時局，積極參與相關活動。1928年「臺南赤崁勞働青年會」成立，爲臺灣民衆黨的青年組織，莊也加入該青年會及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南區，後亦加入臺灣民衆黨。1929年原欲繼續到中國上海就讀大學，但日警鑑於莊於廈門思想行動不穩，不再發給護照，莊遂在臺南從事相關運動。

同年莊氏撰寫反普度宣言，認爲普度是封建社會遺物，是迷信，故堅決反對普度，該宣言由赤崁勞働青年會印發。直到1932年爲止，莊氏因爲積極從

55 石暘睢，〈臺南市古額聯調查報告〉，（臺北：黃隆正藏，1942），私人收藏無編號。

56 參見莊松林，〈石暘睢先生遺作目錄〉，《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51-52。

57 本文關於莊松林生平部分，均參考並改寫自鄭喜夫，〈莊松林先生年譜〉，《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5-33。

事政治社會運動，被日警逮捕約20餘次，真可謂狂飆時代的青年。

臺南州知事最終對莊氏祭出「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如無業且有妨害公安或敗壞風俗之虞者得命其定居就業，否則將被送到臺東的開導所。莊松林於是只能遵照規定「就業」——開設一家玩具店，並轉而研究新文學、世界語跟臺灣民俗，從事臺灣文獻整理工作。

1936年莊與同好組成「臺南市藝術俱樂部」，並附設臺灣文獻整理委員會，從事舊文獻的整理，並有各種著作產出，畢生著作約有200篇。⁵⁸由於現實政治情勢轉變，一位狂飆青年逐漸將熱情轉為整理臺灣文獻及民俗。

莊氏雖在眾人印象中是沉默寡言的人，但揆諸其行動，他應是一個內心充滿社會改革熱情的人，於社會運動時所習得的組織與人脈能力，或許也運用於他的臺灣民俗研究上。1941年鑑於日本進行皇民化運動對臺灣文化的破壞，莊氏與石暘睢、陳華，決定攜手合作調查臺南市碑碣、匾聯及寺廟神印等。從莊松林所遺留的文獻資料，可知他主要是調查寺廟神印。⁵⁹同年《民俗臺灣》創刊，由日人學者金關丈夫等人創辦，並有臺日學者協助寫稿，主要內容為臺灣民俗相關文章。

戰後，雖然他因參與國民黨的黨務工作而使其民俗研究中斷，但1949年後逐漸恢復研究工作。根據陳奮雄研究，莊松林與石暘睢集結文史研究興趣者十數人，與當時臺南市政府教科長謝新周洽商，獲得葉廷珪市長支持，並於1951年4月先成立「臺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隸屬教科科。5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通令各縣市成立文獻委員會，將前述委員會改組為臺南市文獻委員

58 黃天橫，〈莊松林先生著作目錄〉，《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34-45。

59 如莊松林蒐藏的寺廟神印等資料，可以參見臺史博南方共筆特展專刊，江明珊總編輯，陳怡宏等撰寫，《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專刊》，頁112。內有他蒐藏的七娘夫人版印神碼等傳統版畫，此資料夾均為此類收藏，當為當時的成果。

會，⁶⁰莊氏亦擔任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

在此特別說明當時的第一批委員共有 17 人，除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為市長及教育科長外，其餘有許子文（臺南人，詩人）、江家錦（臺南人，車路墘糖廠課長）、石暘睢、許丙丁（臺南人，市議員，小說小封神作者）、顏興（臺南人，北區區長）、林勇（臺南人，安平區長）、林條均（臺南人，西區副區長）、高祥瑞（福建晉江人，國民黨臺南市黨部副主任委員）、高崇熙（福建長樂縣人，市議員）、林咏榮（福建閩清人，臺南商業職業學校教務主任）、賴建銘（臺南人，大明印刷所廠長）、連景初（廣東潮安人，中華日報南部版採訪主任）、黃天橫（臺南人，臺灣農業製粉股份公司董事長）及黃典權（福建龍溪人，臺南女子商業學校教務主任）。⁶¹17 名委員中僅 6 個非臺南市出身，足以顯示成立初始即是以臺南在地對文史有興趣或相關地方官員為主。

1958 年，莊松林與眾人共同創立臺南市文史協會，並創辦《文史薈刊》。關於文史協會成立的緣起，創會成員之一的黃天橫稱文獻會屬於政府，委員僅有十餘名，發行期刊數量也不多，如果要跟國內外研究機構交流或交換刊物，或是計畫田野工作，都需要經過官方手續，相當麻煩，因此由莊提議，顏興、石暘睢、王延壽、吳樹、賴建銘、林斌、謝碧蓮、連景初、江家錦、林勇、盧佳興、黃天橫等贊同而發起成立，第一任理事長為顏興，會址設於蓬壺書院。根據黃氏回憶，協會成立後的活動為勤跑田野工作，莊氏為首的協會成員連明代古墓也做為其踏查對象，並以鮮花香紙進行掃墓，遂成為後來臺南市文史協會成員的慣例。他們也到臺南縣市採訪阿立祖公廨，或是抄錄拍攝寺廟所留匾聯、石碑、神像等，亦有到外地進行調查，如 1959 年舉行「鳳山、高雄採訪旅行」。⁶²

60 陳奮雄主編，《臺南市文獻半世紀》（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2003），頁 3。

61 陳奮雄主編，《臺南市文獻半世紀》，頁 10-11。

62 黃天橫，〈回首台南市文史協會〉，《文史薈刊》復刊 3 期（1998，臺南），頁 2。另，此處篇幅所限，無法深論 1956 年左右開始的鄭成功登陸地點論爭，此論爭造成臺南文史研究界的分裂。

從莊氏 1974 年逝世後《臺灣風物》的紀念專號中，我們可以看出莊的好人緣，不但臺、日、中學者紛紛悼念，並舉了許多莊的小故事。如窪德忠說，莊帶日人學者在臺南踏查，時間必排在上午，因為日人無法忍受臺南的炎熱氣候，可見其細心體貼的一面。⁶³且莊氏學術上並不藏私，知無不言，他如果得知某人在做某研究，並知道另位學者有相關藏書，必協助引介，以利學術交流。

關於莊松林的研究，從早期的文學創作，到依據臺灣民間傳說改寫的文學，再到後來逐漸轉向民俗研究，如於《民俗臺灣》上以臺南的年中行事、語言考證、臺南神明研究、古碑、婚喪喜慶等，以及後來也有關於古墓及考古工作的文章。以「考古」為例，除了古墓之外，大體上有古碑、瓷、楣徽、石礎、石陀、遺牌、肖像、匾聯、第宅、雜刻等。⁶⁴

筆者認為除了臺南民俗研究外，莊松林值得注意的點在於石暘睢等人合作挖掘或探訪明代古墓，以及將視角放在除了文獻與古碑、額聯之外的廣大臺南物質文化，並積極進行採集與收錄。以古墓為例，除了搶救挖掘調查之外，他也試圖進行研究如明墓分布、尺寸形制及殉副葬品的分析等，顯示莊松林的文史調查除了與石暘睢一樣有因應時代而行動的特質外，也逐漸試圖深化其調查成果。

綜觀莊松林一生，從早期從事抗日的政治社會運動，到後來轉向臺灣民俗研究，都可以看到他沉默寡言但傾注畢生熱情的形象。透過石暘睢與莊松林的努力，積極串連起臺南文史研究的社群，莊氏不藏私且專注於臺南文史研究，堪稱民間學者研究典範。因篇幅所限，最後介紹曾師事前嶋、內田等日人老

63 窪德忠，〈莊松林先生的追憶〉，《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52-53。

64 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一）〉，《臺北文物》6卷2期（1957.10，臺北），頁89-103。
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臺北文物》6卷3期（1958.3，臺北），頁101-114。
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三）〉，《臺北文物》6卷4期（1958.6，臺北），頁52-74。
莊松林，〈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3卷2期（1953.9，臺南），頁44-55。

師，又與石暘睢、莊松林文史前輩一同進行調查的黃天橫。

（三）承先啟後的府城紳士黃天橫

黃天橫出身固園黃家，其伯父黃欣曾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並經商，卻也為臺灣人爭取利益；父親黃溪泉則謹守家業，兩人都是臺南政商名流，中國、臺灣、日本等政商文化人士造訪臺南，必經固園黃家。固園位於今臺南市東門路上（1970年代因不堪稅金而拆除改建，現已不存），除建築外亦有庭園，占地4千坪，為當時重要地標。⁶⁵

黃氏自幼在富裕背景長大，其長輩亦有豐富漢學造詣，也接受新式教育，對於文化甚為熱心，如曾開設當時臺南最大書局浩然堂，經營大舞臺，並擬創設臺陽中學。⁶⁶

黃氏就讀臺南的南門小學校，畢業後考入臺南一中，深受昭和時代教養主義的影響，當時的教師群也是一時之選，如歷史老師為東京帝大畢業的前嶋信次，來臺南任教後開始鑽研臺灣文史，上課也不照本宣科，前嶋自己做史蹟調查外，也鼓勵學生做田野調查報告。前述地理老師內田勳京都帝大畢業，帶學生實地遠足露營踏查臺灣地理，挖掘林朝英墓誌銘時，也與前嶋一起前往。⁶⁷

中學時，黃天橫的家人即購置相機給他，黃一人獨自摸索，在家中設置暗房，開始學習以攝影記錄臺南。⁶⁸此外，黃也常向石暘睢詢問臺南文史而熟識。⁶⁹戰時，金關丈夫創辦《民俗臺灣》，他做為忠實讀者，也培養了對臺灣文史研究的興趣。⁷⁰

65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67、107。

66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77-79、86-87。

67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138、123-132。

68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112。

69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237。

70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197。

戰後他的家業臺灣農產製粉公司因有日人股份，故有國民黨政府派員監理，黃因而與派來監理的莊松林成爲好友，兩人常相論臺南文史，志氣相投。1951年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成立，黃氏應是受莊松林推薦而成爲最年輕的文獻委員。莊熱中田野踏查，常邀文獻委員進行踏查，後來一段時間多是莊與黃二人，由黃帶著相機，在臺南採訪僅有莊知道的文物、景點並拍照記錄。⁷¹

1958年因不想受限於官方，喜好田野踏查的文史同好們組成臺南市文史協會，黃氏是發起人之一。後來瑞典籍學者施博爾定居臺南，進行田野踏查時，也常由施博爾開車一起踏查佛道寺院廟宇。⁷²

前述石暘睢時，曾提及臺南文史愛好者喜聚集於石氏住處，時人號稱「赤崁夜談」。石氏過世後，固園黃家遂成爲新的臺南文史愛好者聚集處，直到黃氏離開臺南赴臺北定居爲止。⁷³

黃天橫的著作較爲紛雜，但基本上都立基於他勤跑各地田野所得，其後人黃隆正收藏了他的完整資料，其中數本黃氏田野筆記，除了拍照之外也詳細記載其觀察所得。如他撰寫〈臺南的壁鎖〉一文，是立基於他跑遍臺南各地拍攝記錄臺南壁鎖而寫成，這些壁鎖建物有許多已經拆除，是見證臺南歷史建築技術的絕佳史料。⁷⁴

（四）1930-1960年代臺南人進行臺南研究的時代意義

筆者與莊永清、葉瓊霞老師於南方共筆特展之際，曾從近代臺南文史社團變遷角度繪製一幅關係圖如（圖3）：

71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211。

72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252-256、272-273。

73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頁219。

74 黃天橫，〈臺南的壁鎖〉，收入中國文化學院臺灣研究所主編，《臺灣文物論集》（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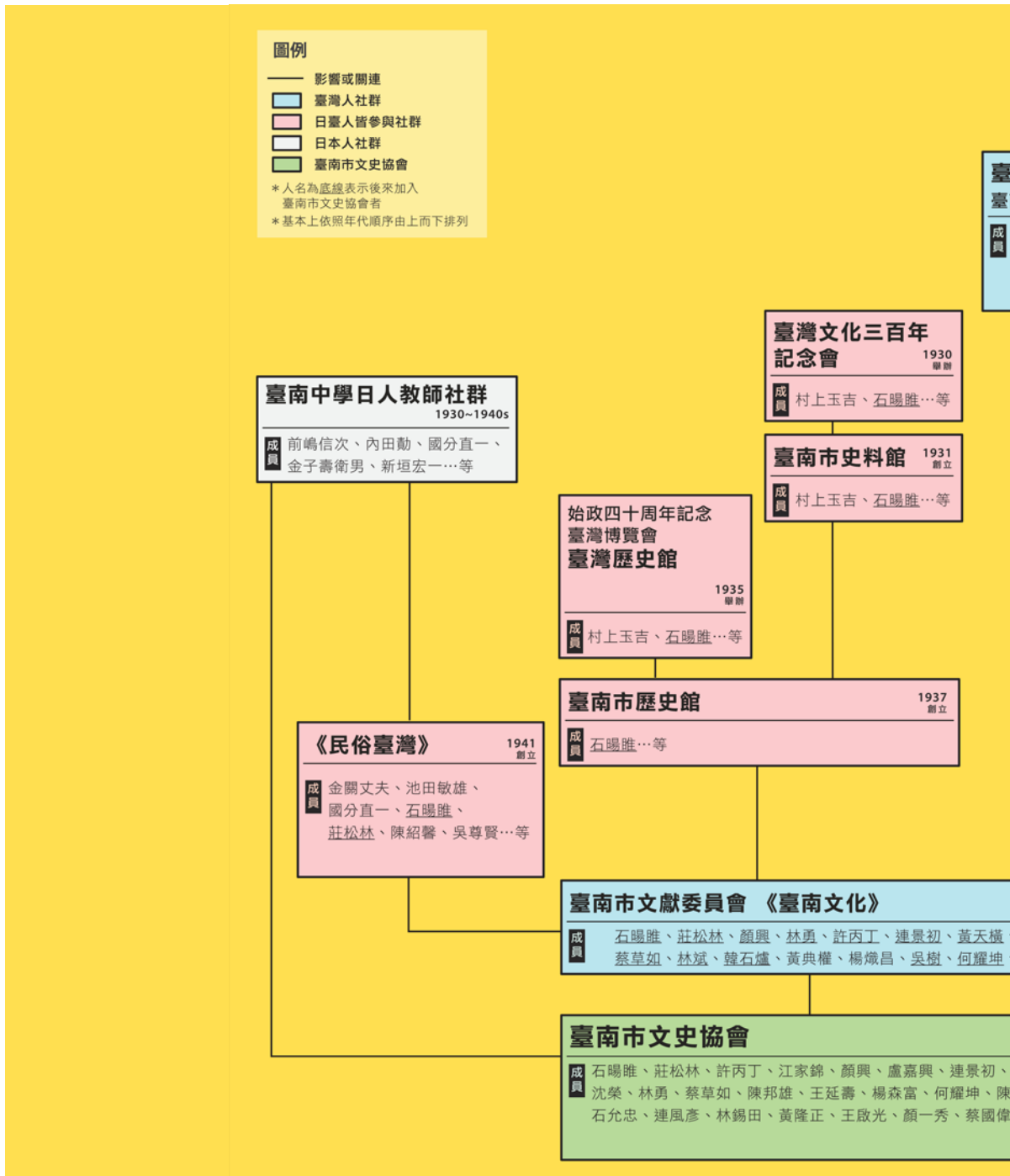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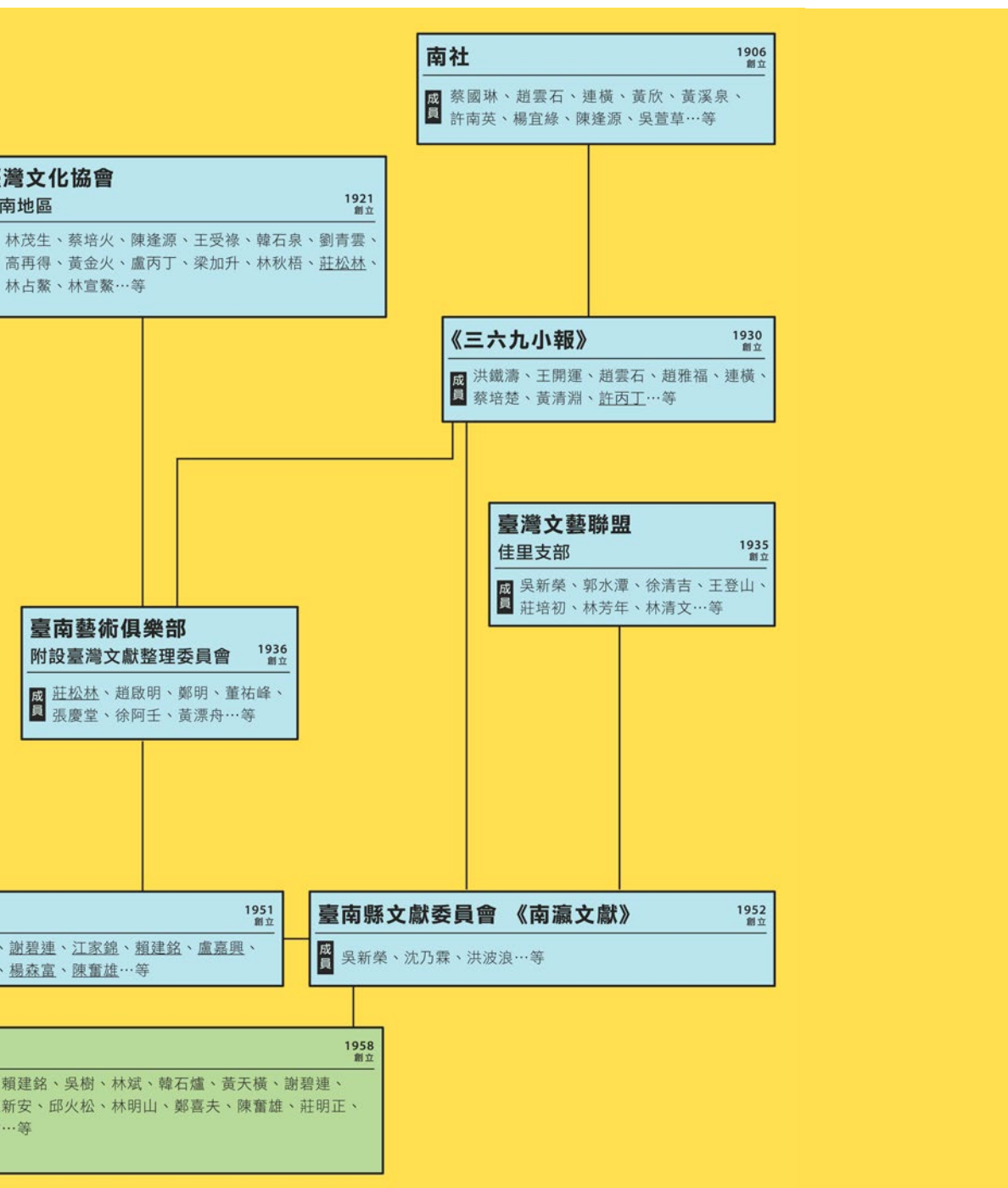


圖 3 近現代臺南文史研究團體關係簡圖

資料來源：葉瓊霞、莊永清、筆者繪製提供。



本圖中，筆者試圖傳達的是，近現代（1930-1960年代）臺南的文史研究有多重根源，一方面是臺灣人社群，有清代以降的詩社文人傳統，代表的是方志采風傳統，後來臺灣人成立自己的近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組織，這些也形成了影響，甚至有臺灣文獻整理委員會的出現。另一方面則是日籍官員成立的各種展覽會、史料館及歷史館，實際執行者當中也有石暘睢這樣的人存在。另外，日籍老師帶來各種近代研究方法（如考古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及地理學等），亦即組織化/近代化的臺南鄉土研究是由日人所架構起來，甚至連《民俗臺灣》也是日人學者金關丈夫所創立。

但日人與臺人之間並非毫無連結。以臺南為例，石暘睢跟莊松林與《民俗臺灣》中的國分直一有密切往來，並且積極投稿該刊物，石與莊也與多位在臺南的日人中學老師有所往來及互相交流。稍晚一輩的黃天橫則是這些日人老師的學生，並也受到石、莊兩人提攜。這些日本時代臺南人的零星奮鬥，戰後在石暘睢與莊松林兩人奔走下，號召了一大群臺南人或認同臺南鄉土研究者，先是寄身於官方的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最終創立了民間社團臺南市文史協會，成立屬於臺南人自身的鄉土研究社群。

吳密察在〈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專訪國史館館長吳密察〉一文中，認為近代式的臺南鄉土研究始自1930年代臺南的日籍教師，影響了《民俗臺灣》，該刊物中的臺南人，於戰後則成為文獻委員會的成員。吳密察認為：

可是文獻委員會想做的事，是編一個跟明清時代一樣的地方志，所以日本時代在臺灣培養出來近代式的鄉土史，沒有接著轉化為現代的地方史（地方自治體的歷史編纂事業），反而走方志學的回頭路。⁷⁵

對此，筆者有稍微不同的解讀。誠然文獻委員會的目的為編纂方志，然而

75 吳密察，〈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專訪國史館館長吳密察〉，頁17。



圖 4 「南方共筆：輩出承啓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臺南市文史協會成員展區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從臺南市的文獻委員會前身成立，顯然早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通令各縣市成立之前，反而是石暘睢與莊松林等文史研究者先行主推，後才被官方吸收來看，可見臺南的民間研究者反而走在官方之前。此外，爲了編纂方志而開啓的《臺南文化》及臺南縣的《南瀛文獻》，使得臺南鄉土研究者有共同討論園地，雖然受到時代限制，議題有所限制，其中的文獻委員也感受到官方組織的局限，而成立了戰後第一個臺灣文史社團－臺南市文史協會，並組織田調，自力發行刊物。

雖然這並非如吳密察所稱的地方自治體的歷史編纂事業（現代的地方史），但從民間研究者試圖走出自己的路來看，顯然方志或官方所框架的臺南文史研究議題，並無法局限部分臺南文史研究者想要自主從事臺南研究的想法與行動。筆者雖未有直接證據，但從顏興與莊松林等人兼具國民黨地方幹部身

分，也許在成立民間社團時，阻力較小而有較多方便，但臺南市文史協會確實為民間成立的文史社團。

此外，應該正視的是，除了有日人老師們開啓的臺南鄉土研究之外，同時期受到原來漢人方志或掌故傳統影響的石暘睢等人，也透過與日人學者交流，因應時代趨勢（如都市改正、皇民化），甚至戰後則因應「國策」的方針，強調臺南中的明代及鄭成功等因素，藉此展出臺灣的地方展覽。某種程度上從戰前日本帝國下的「地方/鄉土」，轉化為戰後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地方/鄉土」。

如同前述謝仕淵所指出，當時石暘睢等人的文史調查是一種「社會行動」，筆者認為無論是哪種國家下的「地方」，唯一不變的仍是石暘睢及莊松林等人所念茲在茲的鄉土臺南。他們是基於所處時代下的現實，採取當下歷史情境所能採取的行動。他們認為如果不採取行動，整個近代化浪潮或日本的國族建構運動，將使臺南鄉土資料喪失殆盡。到了戰後，他們同樣地巧妙運用中國的國族建構，使得臺南的鄉土研究仍有一定空間，甚至有所突破。在承先啓後的意義上，這批人的行動有相當的時代意義，若以當時的政治及社會文化氛圍，強求其轉為「現代的地方史」，似乎有所苛求。

四、結語

臺南鄉土研究，從早期的文人觀光、牧師傳教及冒險等遊記，到納入清帝國版圖後，開始有中國方志書寫傳統，再到日本時代為了統治需要而開啓各種調查。1930年代開始，官方以臺南做為臺灣古都而經營，在臺南開始舉辦一連串展覽會、博覽會，並成立史料館及歷史館。另一方面，帝國大學畢業的日籍中學教師如前嶋信次、內田勣及國分直一，受過近代學科訓練，因教書而定居古都臺南，對臺南鄉土研究產生興趣，透過近代學科方法整理資料，並撰寫

臺南研究文章，開啓近代的臺南鄉土研究。而前嶋與內田等人係在戰前即回日本，因此其大量文史調查資料也保留在日本，此次臺史博與民博合作策展，並首次展出內田所藏大量資料，此事也顯示關於1930年代進行臺南研究的日籍中學老師社群，其資料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

上述在臺日人所進行臺南研究的同時，也有一群臺南在地人開始對臺南文史有興趣，他們一方面承接傳統文人對地方的采風，另一方面也與這些來自日本的知識人，以臺南文史為焦點產生交集，進而互相學習。二戰時期的《民俗臺灣》成為日臺民俗愛好人士的交流場域，戰後日人撤出，在地臺南人成為臺南鄉土研究要角，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成為臺南縣市文獻委員會的委員，並以編輯方志為目的。

他們在不同時代的情境下，採取認為應該採取的社會行動，透過組織，運用團體力量，藉由《臺南文化》與《南瀛文獻》等刊物，大量採集史料文獻及文物，並透過展覽呈現。此外，由於官方的限制，他們也力求突破，糾集同好成立民間社團臺南市文史協會，即使有大時代的限制，這些在地臺南人仍舊尋求自主進行臺南鄉土研究的可能。誠然其著作，在做為「學術研究」意義上的問題意識、學術能量、體例上有所不足，但是他們對於臺南舊文獻的不滿足，除了挖掘新史料、新文獻，更試圖透過運用各種文物，甚至挖掘古墓等方式，對於補足傳統歷史學過度重視文字史料的不足上，仍有其方法論的貢獻。

更重要的是，當時臺南面臨劇烈變動，他們挺身而出，搶救史料、文物。以石暘睢為例，試圖透過博物館員的身分進行保存或展示，喚起臺南市民關注。他們所留下的資料，也為後來的臺南研究留下豐碩成果，臺南研究的後進，也有不少人受到這批先行者的指導或啓發，這個社群的存在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附録表1 内田勳臺灣相關資料目録（紙本類）

整理號碼	名稱		數量	備注
④-2	アルバム	山Ⅱ（葉山—新高）	1冊	照片93張
④-3	アルバム	山Ⅲ（台湾）	1冊	照片81張
④-4	アルバム	台湾・日本	1冊	照片131張
④-5	アルバム	台湾・日本	1冊	照片121張
④-6	アルバム	飛行関係	1冊	照片96張，夾信1張
⑥-4	（個人）アルバム	昭和15-17年	1冊	写真73張
⑦	寄稿目録		1冊	
⑧	スクラップブック		1冊	貼有臺灣新年裝飾畫
⑨-7	旅日記	旅行記Ⅷ附属	1冊	新高山、澎湖島
⑨-8	旅日記	旅行記Ⅸ	1冊	夾入旅行日程表と旅費精算書
⑨-9	旅日記	旅行記Ⅹ	1冊	
⑨-10	旅日記	旅行記	1冊	夾入旅行日程表
⑩-2	その他の日記	日記	1冊	
⑩-3	その他の日記	子どもの日記	1冊	育児日記
⑪	写真目録		1冊	
⑮-1	業績別刷	台南附近の土地の隆起と沈降	3本	臺南相關論文
⑮-2	業績別刷	台湾における輪中類似の地域について	3本	臺南相關論文
⑮-3	業績別刷	亭仔脚—特に台南を中心として—	1本	臺南相關論文
⑮-4	業績別刷	會文溪の流路の変動と聚落及び耕地との関係	1本	臺南相關論文
⑮-5	業績別刷	外地に於ける内地人の生活について	1本	臺南相關論文
⑮-6	業績別刷	青鯤鯓	1本	臺南相關論文
⑰	霧社事変記録		1冊	

整理號碼	名稱		數量	備注
⑱-23	紙類	拓本	1張	臺南一中所藏 1934.5
⑱-24	紙類	拓本	1張	臺南一中所藏 1934.5
⑱-25	紙類	拓本	1張	臺南一中所藏 1934.5
⑱-26	紙類	拓本	1張	臺南一中所藏 1934.5
⑱-27	紙類	拓本	1張	臺南一中所藏 1934.5
⑱-28	紙類	文書（契約書）	1張	
⑱-29	紙類	丈單（證明書）	1張	
⑱-30	紙類	台南官銀票（手形）	3張	
⑱-31	紙類	糧戶執照（戶籍）	1張	
⑱-32	紙類	納戶執照（戶籍）	1張	
⑲	資料雜誌		1冊	「世界の面積と人口」 （『地理学』第3卷第 10号附録）
㉑	二級滑空士免状		1張	臺灣總督府發行
㉒	三級滑空教士免状		1張	逋信省發行
②-1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60張
②-1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22張、黄台紙 16張
②-2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60張
②-2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31張、黄台紙 14張
②-3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55張、黄台紙 4張
②-4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55張、黄台紙 5張
②-5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60張
②-5	写真	台紙付写真	1冊	藍色台紙38張、黄台紙 30張
③	写真	無台紙写真	30張	大4張、中23張、小2 張、4張一組の写真1張

附錄表2 内田勳臺灣相關資料目錄（文物類）

整理號碼	名稱		數量	備注
㉓-1	木彫像	大きい神像	1	木質神像
㉓-2	木彫像	小さい神像	1	木質神像
㉓-2	木彫像	小さい神像	1	木質神像
㉓-3	木彫像	馬	1	木質雕像
㉔-1	つぼ	取っ手あり	1	有把壺
㉔-2	つぼ	取っ手なし	1	無把壺
㉔-2	つぼ	取っ手なし	1	無把壺
㉕	指人形		1	布袋戲偶
㉖	指人形頭		1	布袋戲偶
㉖	指人形頭		1	布袋戲偶
㉖	指人形頭		1	布袋戲偶
㉖	指人形頭		1	布袋戲偶
㉗	纏足用くつ		1	三寸金蓮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㉘	パイプ		1	煙斗
㉙	首飾り		1	首飾
㉙	首飾り		1	首飾
㉙	首飾り		1	首飾
㉚	土人形		1	人偶

整理號碼	名稱		數量	備注
③①	木のさじ		1	木匙
③②	パイワン族男性用 上衣（長袖）		1	排灣族男性用上衣
③③	パイワン族男性用 下衣（腰巻）		1	排灣族男性用下衣
③④	織り布		1	様本
③⑤	運搬具		1	
③⑥	ハギレ		1	布
③⑦	パイワン族連杯		1	排灣族連杯
③⑨	帆船（模型）		1	
④⑩	ヤミ族守り刀		1	達悟族刀
④①	笛		1	
④②	ヤミ族舟（模型）		1	達悟族拼板舟模型
④③	口琴		1	口琴應為傳統口簧琴
④④	帽子		1	藤編
④⑤	カメラ		1	相機附皮套
④⑥	ロールフィルムホ ルダー		1	相機膠捲機

附錄表3 內田自然地理知識分類架構

1. 數理、氣象、生物

- A. 天體
- B. 氣象
- C. 生物

2. 火山、泥火山

- A. 火山
- B. 泥火山

3. 地內力

- A. 地震
- B. 津浪
- C. 斷層、地塊運動

4. 侵蝕地形

- A. 川（冰河）作用
- B. 海岸地形
- C. 風蝕風成層
- D. 山崩地

5. 產業

- A. 農業
- B. 林業
- C. 礦業
- D. 工業

6. 交通

- A. 道路橋梁
- B. 鐵道
- C. 水運
- D. 空運

7. 聚落

- A. 內地、樺太
- B. 臺灣
- C. 滿州

8. 軍備、防備

9. 歷史、民俗、宗教、名所

- A. 北海道、樺太
- B. 奧羽
- C. 關東
- D. 中部
- E. 近畿
- F. 中國、四國
- G. 九州
- H. 臺灣

10. 蕃地

- A. 新高
- B. 紅頭嶼、臺東
- C. 能高越、合歡越
- D. 浸水營
- E. ポンガリー
- F. 雜

11. 論文

- A. 青鯤鯨
- B. 亭仔腳
- C. 石圍聚落
- D. 曾文溪
- E. 臺南

引用文獻

1. 〈夜夜荒損田烟之墓前大石馬與被部落民盜去之銀首級〉，《臺南新報》，1933/11/15，8版。
2. 〈臺南史料館開館 附寄不少內容漸充〉，《臺灣日日新報》，1931/6/19，5版。
3.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今日開會〉，《臺南新報》，1930/10/26，7版。
4. 《三六九小報》。臺北：成文，1975。
5. 《臺南縣誌》。大阪：臺南縣廳，1897-1899。
6. 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的「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南投，頁25-61。
7. 川村湊，《「大東亜民俗学」の虚実》。東京：講談社，1996。
8. 內田勤著，林淑芬譯，賴品蓉、陳怡菁、陳怡宏導讀，〈曾文溪的河道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歷史臺灣》15期，2018，臺南，頁174-188。
9. 包樂史；NATALIE EVERTS;EVELIEN FRECH編，林偉盛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
10. 石暘睢，〈臺南市古額聯調查報告〉，臺北：黃隆正藏，1942，私人收藏無編號。
11. 江明珊總編輯，陳怡宏等撰寫，《南方共筆：輩出承啓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專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8。
12.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入吳密察策劃主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出版，2008，頁49-81。
13. 吳密察，〈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專訪國史館館長吳密察〉，《觀·臺灣》40期，2019.1，臺南，頁14-17。
14. 季麒光著，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15. 林鶴亭，〈石暘睢先生事蹟〉，《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35-38。
16. 金關丈夫編，《民俗臺灣》2卷5號。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2。
17. 前島信次，〈枯葉二三を拾ひて〉，《愛書》10期，1938.4，臺北，頁149-168。
18. 前嶋信次，〈哀悼朱鋒莊松林先生〉，《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50-51。
19. 郁永河，《裨海紀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20. 國分直一，〈石暘睢先生的追憶〉，《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1-2。
21.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 南方臺灣民俗考》。東京：東都書籍，1944。
22.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期，2006.11，臺北，頁33-58。

23. 莊松林，〈石暘睢先生遺作目錄〉，《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50-53。
24. 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一）〉，《臺北文物》6卷2期，1957.10，臺北，頁89-103。
25. 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臺北文物》6卷3期，1958.3，臺北，頁101-114。
26. 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三）〉，《臺北文物》6卷4期，1958.6，臺北，頁52-74。
27. 莊松林，〈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3卷2期，1953.9，臺南，頁44-55。
28.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41-46。
29. 許佩賢，〈「愛鄉心」と「愛國心」の交錯——1930年代前半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教育運動をめぐって〉，《日本台湾学会報》10期，2008.5，東京，頁1-16。
30. 連景初，〈暘睢先生的風義〉，《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16-17。
31. 野林厚志，〈探尋照片檔案的可能性——內田勳藏品所刻畫的臺灣風景〉，收入江明珊總編輯，陳怡宏等撰寫主編，《南方共筆：輩出承啓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專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8，頁24-31。
32. 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主編，《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24-27。
33. 陳奮雄主編，《臺南市文獻半世紀》。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2003。
34. 黃天橫，〈回首台南市文史協會〉，《文史薈刊》復刊3期，1998，臺南，頁2-4。
35. 黃天橫，〈莊松林先生著作目錄〉，《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34-45。
36. 黃天橫，〈臺南的壁鎖〉，收入中國文化學院臺灣研究所主編，《臺灣文物論集》。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
37.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記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
38. 楊英，《從征實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39. 窪德忠，〈莊松林先生的追憶〉，《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52-53。
40.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1。
41.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0。
42. 劉益昌，《國分直一與臺南：不是灣生的灣生》。臺南：臺南市文化局、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43. 蔡昇德，〈旨趣與權力：日治晚期《民俗臺灣》的知識政治學解析〉，收入楊玉君等主編主編，《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臺中：豐饒文化，2016，頁87-100。
44. 蔣毓英等，《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45.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文化出版，2005。

46. 鄭喜夫，〈莊松林先生年譜〉，《臺灣風物》25卷2期，1975.6，臺北，頁5-33。
47. 盧嘉興，〈文獻導師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27-28。
48. 賴建銘，〈石暘睢先生年表〉，《南瀛文獻》10卷，1965.6，臺南，頁47-49。
49.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50. 謝仕淵，〈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師大臺灣史學報》9期，2016，臺北，頁139-170。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 of Tainan homeland study in Modern era (1930-1960's)

Yi-hung Chen*

Abstract

Tainan is the earliest city in Taiwan. Tainan has a lot of historical sites, Artifacts, and literal materials. These materials made from the han people, Westerners, and Japanese. But the modern Tainan homeland study began from 1930's by Japanese high school teachers who lived in Tainan. On the other hand, Tainan people began to contact with those teachers. And They began to study homeland with modern method. Japanese high school teachers lived in Tainan and Tainan people all together wrote articles on Folklore Taiwan(1940's). for the purpose of local chronicles, the authority established the Tainan City Archives in post-war era. Tainan people participated the City Archives. These Tainan people succeeded the modern Tainan homeland study tradition by Japanese teachers, and began the Taiwan history study.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genealogy of Tainan homeland study, and to analyze their social networks,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Tainan study community.

Keywords: Tainan study, Tain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ssociation, Homeland study

* Associate Curator and Chief of Research Divisio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Received: Jul. 14, 2021; Accepted: Oct. 17, 2021.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 of Tainan homeland study in Modern era (1930- 1960's)

Yi-hung Chen